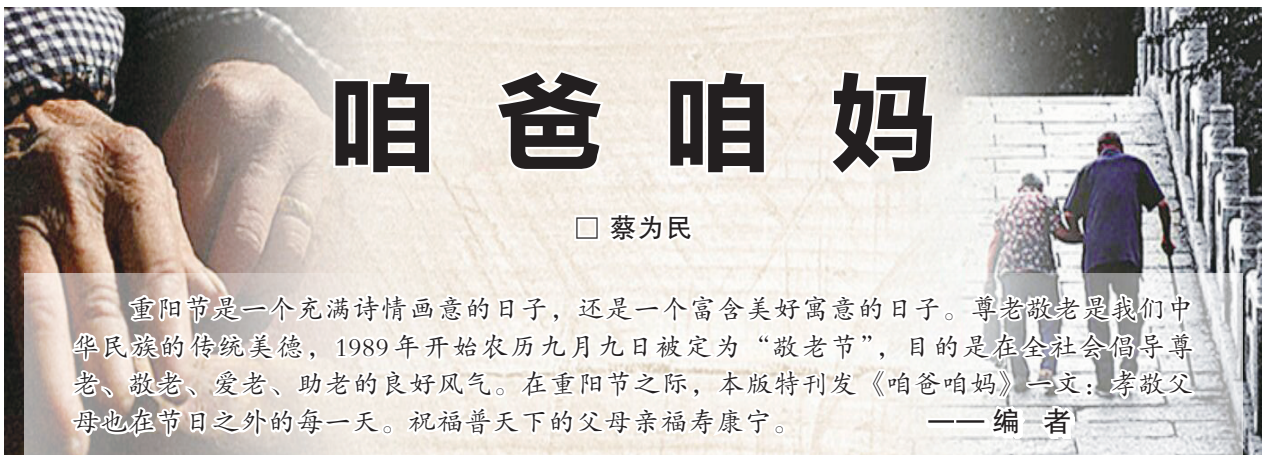




□ 蔡为民

重阳节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日子，还是一个富含美好寓意的日子。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89年开始农历九月九日被定为“敬老节”，目的是在全社会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气。在重阳节之际，本版特刊发《咱爸咱妈》一文：孝敬父母也在节日之外的每一天。祝福普天下的父母幸福寿康宁。

——编者

老爸今年85，老妈今年86，携手走了一辈子。4个孩子中，大姐已退休几年，带上了孙子，最小的我也已年近百百。人到中年，父母健在，是件令周围同龄人非常羡慕、自己也非常欣慰的事。随着年龄增长，对父母的感情也愈发变得强烈，明显更多了些牵挂和依恋。近几年来，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尽量多回家看看他们。其实每次回去，更多时间也就是和他俩随意围坐一起，说说话、聊聊天，但每次归来都会萌生一些新的感触，常常令我几天里都难以平静。这次归来同样如此，想起这间留意到的几个细节，便情不自禁拿起拙笔，写下这些文字。

老爸是位中学语文教师，教了一辈子书，他爱生如子，育出桃李无数。虽然他只是中专毕业，起点实在谈不上高，但几十年里硬是凭着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实践、总结、提高，一步步赢得广大师生的高度认可和衷心爱戴：从中师到专科，再到本科；从教初中到教高中，再到教改改班；从教研组长到全省劳模，再到全国首批具有讲师资格的中学教师、首批中学高级教师，直至名列建校60年6位名师之首。他与学生之间师爱生、生尊师的佳话还上过省电视台。

老爸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极少见他流泪，记忆中只有34年前奶奶去世那次。或许是年纪大了，感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也越来越脆弱，去年春节结束探亲临时时，再次见他老泪纵横（这恐怕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此前他刚刚遭遇了一次脑出血，尚在恢复之中）。这次回家探望，一天，我坐在床边陪老妈聊天，只感觉他默默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间喃喃来了一句“怎么你的头发都白这么多了？！”，循声转向他时，已然

见他眼窝里湿润欲滴，心中一阵酸楚，遂故作轻松、半开玩笑地回答：“我明年就50了，有些白头发很正常呀，总比有些同学头发都掉了强吧？”，听了我的回答，老爸似乎才想起了我的年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又难以言表的笑意，无奈之中夹杂着些酸涩，眼泪总算憋住没有流下。是啊，在父母眼里，子女多大也还是孩子，让他接受自己的“小老汉”（老家方言，指最小的儿子）也已让岁月这把“杀猪刀”折磨成一个“小老头”，实在是有些难度……

老妈是位家庭妇女，一辈子相夫教子，她识字不多，明理不少，中华传统美德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她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关爱子侄，友善邻里，特别是在同时赡养3位老人、养育自己4个孩子，已然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特殊困难时期，仍能博大的胸怀先后接纳近10位子侄、孙辈住家读书或学艺，并始终视之如己出。这种大度、大爱、大善，一直让周围人叹为传说，也奠定了她在全家族百余位老老少少心目中不可撼动的特殊地位。

每次探家，老妈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好吃饭，多吃点好的，别舍不得”，唯恐我亏待了自己；要不就是“不像你们，我们没什么花钱的地方，都花不了”，唯恐我经济上压力山大，每每总惦记着要将她平日节俭积蓄攒下来的那份有限的养老金翻出来，以给孩子的学费、奖学金等种种她能想得出的名目硬塞给我，指望我能尽力帮我一把，尽点微薄之力，好象不这样她就无法心安。每次返京，她总是坚持要送我上车，看着车子一点点开远。这次也不例外，平日习惯早睡的她，执意要等我动身后再去休息。为尽量少打乱她多年的作息规

律，我选择了稍早点动身。听到我要出发，她急急起身，竟然不顾年高体弱，试图替我去拎行李，被我果断“制止”后，便要随我往门外走，说要送我下楼、看我上车，再独自回屋。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为了安全，我再次果断“扼杀”了她的想法。无奈之下，她既心有不甘，又怕被我看见再次受阻，只得倚着门框，微微探出身子，直望着我拉着行李箱一步步走向电梯。走着走着，我忍不住几次回头，每次都见她依然倚着门框，朝着我行走的方向张望，不同的只是随着弧形走廊弧度的变化，每一次脑袋都比前一次探得更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目送她的“小老汉”走得更远。其实根本用不着回头，我也完全可以清晰无误、确定无疑地想象出此刻老妈的样子。还没等走进电梯，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想必身后的老妈亦是如此。唉，真不敢想象在我陪伴她10多天再次远行后，她会怎样度过这个漫漫长夜……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就是咱爸咱妈：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坚强，一个外表慈祥，内心善良；一个教会我奋斗，一个教给我善良！感恩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养我长大，育我成人，临到老了，仍然只想着为我毫无保留地奉献出一切！都说父爱如山、母爱如水，都想“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可面对山水，我又能做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呢？无非也就是多几次回家看看、多几回陪陪他们，每每想起，真是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可转念一想，父母年纪大了，最需要和最期盼的不也正是这个吗？老爸老妈，你们陪我长大，我想陪你们变老，只想你们好好保重身体，儿子一定争取更多回家看你们、陪你们！老爸老妈，我们一起加油！

又到中秋，花好月圆。古诗有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那是讲冬月吧。今秋，我的感悟则是“寻常一样窗前月，说起饮茶便不同”。

我应邀到广州讲学，碰巧参加了一个关于茶的中秋座谈会。

一位说，“喝茶”，其实是“吃文化”。你看一个“茶”字，上“草”下“木”中间“人”，分明是“人在草木中”，“茶”的学问就是“人”的学问，“人”的学问就是“文化”的学问。

一位说，中国文化以“和”为贵，追求“和合”。一人喝茶，喝出“合心”；二人喝茶，喝出“和气”；全家喝茶，喝出“和睦”；世界喝茶，喝出“和平”。我笑言，如此说来，倒应该请现在的美国总统先生喝喝茶啊。

一位年过六旬，自称无茶不知的“老茶人”说，中国的茶叶，其实都是“有品位，无品牌”；中国就是全世界的茶园，外国即使有茶也是中国传过去的。要说品牌，都是“中国牌”。

一位正当花季，自称“茶二代”的姑娘则认为，尽管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传承了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喝了几千年的茶不曾中断的民族，我们经营茶业的新一代年轻人，还是有责任推陈出新，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优化，努力开发新品种，形成新品牌，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更好地传承下去。

说到这里，气氛活跃起来。有的宣称要以“高端有机茶”来“追求生活新品质”；有的要以“普洱新品种，吸引年轻人”；有的说已成功研制出普洱加柑橘皮的“柑普”，很受欢迎；有的说你看星巴克在全世界那么火，并非其经营的咖啡有何特别，人家卖的是“生活+文化”，而我们还在卖“产地+品牌”，应去创造中国茶馆的“星巴克”；有的说如果把“互联网+”用到茶叶营销上呢，一定出奇迹；有的说，要讲“茶艺”，茶就是艺术，喝茶也要喝出“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寻找“心安何处”……

多奇妙的想法。这是钟爱茶道者的想法、经营茶业者的想法。

一位刚从云南“寻茶”归来者，则话锋一转：不管大家怎么说，都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乃至尊重一棵茶树、一片叶子。他念起了自己写的“寻茶”诗：“每一片叶子，都要记得

自己的故乡；每一个故乡，都要知道叶子的去向；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自己的模样；就像叶子，要记住自己出生的地方。”“要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因为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要知道，我是爱你的，因为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说；就像阳光照下山谷，就像风儿穿过树林，就像叶子无言，一片片绽放；我带着你离开家乡，我却已离不开你的故乡；于是我们在云的两端彼此想念，于是我们在功名如尘土的岁月里，相互陪伴……”多美的诗，这是寻茶人的诗！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撈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也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

我正在遐想，有人说，您作为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听我们讲了这许多，也讲一点关于茶的“文化和文史”啊。

我说，的确，茶虽小道，传承千年，必有文化，连着历史，指向未来。

讲“连着历史”，此地，正是揭开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广东。当年中国向西洋大量出口茶叶、瓷器。那时英国只有皇室才能“喝下午茶”，何其珍贵，竟用一斗银子换我们一斗茶叶。结果大量的银子流入中国，形成所谓“贸易逆差”。广州十三行的外国商铺一次失火，烧化的银子就流成了河。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发达起来，一船船鸦片运过来就逼着中国买啊。我们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人家多少银子？一部受尽屈辱、奋起抗争的近代中国史就这么拉开帷幕了。真可谓：小小一片叶，牵动大和平。南粤林则徐，禁烟起刀兵。其因本为茶，英人饮甚勤；大清国库内，积聚亿万银。英人大不悦，种茶于北印；返销毒鸦片，害我亿兆民。大清国渐弱，道光命严禁。林公冲天怒，万吨化灰烬。英商损失巨，引来如狼兵。从此中国史，辛酸泪津津。一杯茶，有过多少辛酸泪。一壶茶，曾经掀起大波澜。今天，又有超级大国大搞单边主



□ 叶小文

中秋话茶

义、霸凌主义，以“贸易逆差”发起经贸摩擦。历史似要重演，但中国却已今非昔比，谁也别指望今天的中国还会吞下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苦果。

讲“指向未来”，此刻，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是“美好生活需要”丰富多彩，还要“日益增长”生生不息，当然“喝茶”也会随之长出一番讲究。过去愁的是“油盐柴米茶”，现在讲的是“棋琴书画茶”，同是一“茶”，怎的得了！进入新时代、追求新生活，“吃茶去”还真是要“吃文化”了。

众皆开怀大笑。此时，窗外一轮明月升起，“寻常一样窗前月，说起饮茶便不同”。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一）

最能给人带来冲击和震撼的，往往不是迎面扑来的笑容，而是渐渐远去的背影。

初秋的一个早晨，我正在圆明园散步，手机响了，一看，是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打来的，他问：你在哪儿啊？我答：在圆明园。他说：我也在圆明园。然后传来他响亮的笑声，这笑声怎么听都不像一个84岁的老人发出的。我仿佛看见，在远隔千里之外，在时隔数百年的另一个圆明园里，一个时而观察、时而沉思、时而快步疾行的身影。

徐文荣所说的圆明园，是在横店按1：1复建的圆明新园。10年来，历经诸多磨难，终于全部完成，徐文荣实现了晚年最后一个梦想。

虽然，以如此高龄依然奋斗在工作第一线，但是包括徐文荣在内的第一代乡镇企业家，更多地变成了历史中的文字，连乡镇企业四个字，至今已极少被人提起。当然，从乡村走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企业家，他们早已抖落了身上的乡土气，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纵横国内外商场。

一晃儿，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40个年头。回望走过的路，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家们的足迹实在是太清晰、太厚重了，清晰得让我们无法忘记，厚重得让我们不能忽视。

（二）

1990年研究生毕业到经济日报报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别人不看好的农村部，从此与乡镇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编的版是乡镇企业版，跑的口是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参加的会议大都和乡镇企业有关，接触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家。

今天的人们对乡镇企业已经很陌生，但当年这些办乡镇企业的可都是红



□ 许宝健

渐渐远去的背影 ——关于乡镇企业的记忆片断

的产品。

我把这个故事再讲给一位知名乡镇企业家的时候，他笑着说，他哭还能找到门，我们有时候连哭都找不到门。

虽然乡镇企业的时代过去了，但我认为，老乡们留下的“四千四万”精神应成为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继承和发扬。

（三）

提到鲁冠球，今天的企业家们无不表现出深切敬意。从上世纪80年代首次当选十佳农民企业家，直到2017年去世，他一直在时代最前沿，被称为企业家“常青树”。20年来，记不得多少次走近他，在他20年不变的鲁式微笑背后，是万向的巨变，从一个只有七八个人的铁匠铺，蝶变成享誉全球的国际化的万向集团。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纷纷走向海外，但走出去容易，赢得尊敬不容易。2014年，在国外读书的孩子充分感受到了万向集团在美国的声誉之后，利用暑假回国，想去拜见这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鲁冠球不仅亲自接见，介绍万向的发展历程，而且在晚饭后继续针对他的一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问答集中在一个主题上：美国人为什么尊敬万向？鲁冠球为什么两次受邀到白宫会

谈？为什么多位部长和各地官员纷纷约见？

根据这次问答，我写成了一篇短文《走出去，并受到尊敬》，刊发在当时我所服务的报纸上。

今天，媒体和企业家们送给鲁冠球许多荣誉称号，除“常青树”外，还有诸如“浙商精神教父”等等，但是，根据我对鲁冠球的理解，他就是老乡，就是农民，就是乡镇企业家，这是他的本色和初心。

（四）

乡镇企业被誉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二次伟大创造。在国内，曾被称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海外，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

乡镇企业原来叫社队企业，是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通过农业资金积累和社员劳动积累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实行社办社有，队办队有。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把社队企业的范围拓宽，并改称为乡镇企业，它的背景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农村新的政经体制的建立。中央文件还对乡镇企业进行界定：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企

业，其他形式的工业和个体企业”，这即是很长时间内所谓的“四个轮子”。

按照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规定，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法律所规定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就是耳熟能详的“工业反哺农业”。

还有一部《乡镇企业法》？没错。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立法的问题被提出来，但是争议也是比较大的。当时我主编的经济日报乡镇企业版组织刊发了一大批稿件，总的看，赞成立法的是多数；自然作为主编的我，也是赞成派。

近年来，废止《乡镇企业法》的声音不时响起。据了解，主管部门和全国人大都在进行论证。一部法律的立废，折射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成千上万乡镇企业的盛衰。

（五）

党的十八大期间，我见到了十八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周海江是第一代著名乡镇企

业家周耀庭的儿子。他不仅是十八大代表也是十九大代表，还担任着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从父亲手里接棒之后，不仅企业搞得很好，而且党建工作抓得实，抓出了新意，成为民营企业党建的样板。现在，经常能看到周海江出席中央领导主持召开的各类座谈会的身影。

十八大见面后，我写了一篇短文《接班》。

随着与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的接触，我感受到了接班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于是拿出时间做了大量调查和访谈，主要集中在著名乡镇企业家中的四对父子，就是万向集团鲁冠球父子、横店集团徐文荣父子、华西集团吴仁宝父子和红豆集团周耀庭父子。

出乎意料的是，无论为父为子，他们都相当配合，非常坦诚。当年我的长篇调查先是在经济日报整版刊发，随后《中国企业家》杂志专门做了主题封面文章，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做了两期专题节目，第二代乡镇企业家走向前台，一时间“乡企四少”的提法频频见诸报端，乡镇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接班问题就此揭开面纱，受到高度重视。

如今，吴仁宝和鲁冠球已先后去世，吴协恩和鲁伟鼎已分别接棒华西集团和万向集团。

作为一名记者，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期，有幸陪伴乡镇企业家们走过一段历程，见证了乡镇企业的兴与衰、进与退，也体会到了乡镇企业家们的苦与乐、悲与喜。更欣喜地看到，新一代企业家们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成长成熟、做大做强。时光褪去，时代前行。历史的进步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个足迹都值得记忆、值得珍惜。

